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四十六回 王活嘴審供掌嘴 包大人問案救人

話說劉知府因華氏弟兄不肯出獄，只得硬住頭面等到明日，候包公來審。這日一早，先到行轅稟知人證齊全，請示何時坐堂審訊。裡面傳出話來，著於轅門等候。劉知府只得在官廳上坐等。不多一會工夫，那些合城的正印官員皆來伺候。三梆發過，包公與大樁並肩坐在公座。各官參見已畢，然後擺了香案，更換了朝服，望闕叩了頭，就在公堂上面將折子封好了，交付折弁，立刻啟程入京投遞。此時，各官皆站在兩旁，惟有劉知府不知包公所奏的何事，已口害怕，又打聽不到。等他二人拜過了折子之後，脫了朝衣，又有個差官從裡出來喊道：「包大人吩咐，叫劉知府回衙，先帶齊人證，在大堂伺候。」

劉知府答應了，就忙的回來。那裡行轅的人眾已將執事排好了。只聽放炮三通，兩位欽差登了八抬之轎，八名轎夫扛起一直向寧國而來。所有街上那些百姓個個聽見是審訊葉家案子，皆來衙門看審。直到衙門之首，那些閒人已是擁擠不開。王雲路與吏目還要逐走閒人，包公在路上看見，隨即招呼不必趕散，好與百姓看看也好，方曉得為惡的人終久總有個報應，只不准他們吵鬧就是了。

包公一聲吩咐，真是言出響應。所有外人皆在頭門外站立，一點不准吵鬧。只見包公到大堂下轎，也不到裡面吃茶，見堂上有兩個坐頭，就在上首一個坐頭坐下了。大樁也跟著坐在下首一個座頭。一班文武官員又上堂來參見。包公先把華兆琨這一案的原卷細看了一回，隨即標了簽子提均祥。兩邊武威了一聲，就走上來一原差，在案前打了一個扞兒，將提簽領下，到府監內將夏均祥提出。均祥也不知道是為何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跟住原差到了堂上。

只聽原差大叫道：「夏均祥告進！」這一聲喊進了去。

堂上也是一聲麼堂喊進。原差就將夏均祥跪在丹墀之下。

此時李大樁一句口也不開，專讓包公詢問。包公見均祥到，問道：「你就叫夏均祥麼？」均祥道：「是。」包公道：「聞得你就是前任大同縣夏國華之子，為什麼犯法，身羅牢中？你可將實供招了出來，本欽差是奉旨前來查辦你這一案。卷中注的是賴婚行騙，沈溺聘物，究竟是真是假，為什麼將妹子收起來，不把葉家？」

均祥聽了這話，並不知堂上坐的是何人。疑是葉槐不肯干休，特地巡撫派查審來追這案。又聽他說是欽差，早就沒了主意。只得戰戰兢兢的說道：「聘禮雖然是收下了，實是為妹子捲逃不知下落，葉家不肯答應，故將職員送府監禁。職員自知理屈，只求大人作主。」

包公道：「照你說來，你的妹子是字與葉開泰為妻子，為何你的妹子終不願意，攜了小婢而逃？這其中必有情弊，你可快快的說來，免得在此吃受官刑之苦。」

均祥一聽此話，曉得包公知他底細，嚇得汗流浹背，呆了半天，說道：「這皆是我妹子勿好，連累了眾人。」

包公還未聽他說完，把驚堂一拍，唱道：「你這無恥的東西！你妹子被你逼走，還將這罪名移在他身上，你還有什麼良心？难道依你把與葉家就是好人麼！你再不說出實言，本欽差就要用刑了。」

均祥復聽了這話，如同作夢一般。也不知他究竟是幫何人，聽他說話，又不是葉槐那一路的人。兩旁的皂隸又如此威武，只嚇得他渾身發抖，說道：「妹子逃走是真，職員不敢強逼。」

包公冷笑道：「你還說是不逼，你將妹子把與兩家，叫他安得不走？究竟是誰人主謀，叫你如此做法，害了好人，買囑強盜。你道本欽差全不曉得？你一味的混牽，若不用刑何以直供！」說了，叫左右看夾棍伺候。兩旁威武一減，早將夾棍捧下。

均祥此時方聽他說欽差兩字，乃是端為華家的事情而來，心下想道：「我裡外總是有罪，不是這活嘴挑弄，我也想不出這毒主意來，我不說他說誰！」趕忙在地下求道：「求大人息怒，情願供了。」就如如何嫌貧愛富，買盜扳髒，王瑤如可主謀，串通洪鵬程用刑害那華家弟兄，監斃湯德元，一五一□在堂上供得清清楚楚。

包公有心要活均祥，因瑤雲同在他家中，且聞夏國華是個好官，若把均祥定了罪名，這國華就無了後嗣，故此聽了這話，假意怒道：「照你說來，全是這王瑤的主意了。你且跪在一旁，好讓王瑤前來與你對證。」說了，又在人名冊上點了一點說：「提王瑤！」兩旁答應了，早將王瑤跪在地下。

包公喝道：「你這刁鑽死囚，平日依附主人，端為惡事。已是罪不容誅。為什麼想出這般主意，叫主人娶有夫之女，謀害生員！如今均祥在此，你有何賴！究竟將開泰多少銀錢，平日開泰為了多少犯法的事件？快快說來，還可寬恩。若還一味狡猾，先砍了你這狗頭，然後再將那些狗官惡少定罪。」

王瑤見均祥是可忌之人，心思同他辯白，或可賴得過去，忙的道：「小人向來安分，不敢為非。至於瑤雲，此事乃是均祥求小人為媒，騙取財物。所有從前的事件，小人一概不知。這總均祥板害，且行聘在華兆琨定罪之後，小人只知他有個妹子，並不曉得已經受聘與華家。斷理此案，又是兩位府縣判結，況小人失卻訪察，不合為媒，小人情甘治罪。若說小人買盜扳人，主使主人，小人實為冤枉！這全是夏均祥的主意，求大人拷問均祥就知道了。」

包公聽畢笑道：「你這狗頭，倒會狡賴！怪不得人稱呼你為活嘴，本欽差偏不能隨你狡賴，看你這嘴怎麼活法！」說了，將臉一變，叫左右掌他的嘴，只見兩旁的原差七手八腳將他拖倒，一五一□打了二三百個耳光，已是血流滿面，牙子打去。包公又叫推他回來。原差答應，又將他推上來問道：「你的嘴可活也不活？究竟招與不招？」

王瑤忙的嘴道：「小人從此不敢做活嘴了。情願招了！」當時，也就前後細供了一遍，說不該買囑老蠻子，扳害華兆璧弟兄，監斃湯德元以及賺錢行聘的話。

包公聽了叫他函了口供，又叫王雲路帶去收押，又叫帶葉開泰來見。他二人皆已供認，免得抵賴不過，也就供了一回。包公立即叫書辦做了一張清供，亦叫葉開泰函了口供，又叫經歷仍將開泰與均祥兩人帶去看管，然後退堂，到裡面坐下。

大樁向包公說道：「此案已經各犯承認，應得將華氏兄弟釋放。」包公道：「此事理應王上等推文回來再行開釋，但兆璧身受無辜，久因獄中，也不是，且待我奏本主上。」

李大樁見包公已允，當即請包公在衙內稍坐。叫人再預備兩乘轎子，同自己一齊到大同縣內。王雲路聽說欽差到他衙門，趕著稟辭，預先回去，在頭門外問候。

這裡大樁到了縣衙，不問別事，就叫王雲路同進監內，親自代兆璧弟兄開了刑具，領他出來。先到裡面換了衣服，後行坐轎到了府衙，見了包公。

兆璧上前叩頭謝恩道：「生員含冤一載，設非大人審訊，真是冤沉海底。」說著兩人跪在下面叩了四個頭。

包公見了他兩人相貌堂堂，實是一個鴻儒，說道：「本欽差也是奉旨前來為民除害，此乃皇上恩典。本欽差何敢領謝！」當即扶他兩人起來，又吩咐幾句，叫他二人回去，好好的用功。

璧琨弟兄二人答應退出，大樁仍叫轎夫將他弟兄二人抬回家中。自己復來復命，仍與包公回到行轅。

次日早上，在行轅內又設了公座，把葉開泰、王瑤與夏均祥三人全行提了出來，復了一堂。然後將劉知府傳上，說道：「你為一邑太宰，就該察吏治民，怎麼冤情不代人伸，禁卒作弊？也不知道要你這狗官有何用處！」

劉知府被包公罵了兩句，不知禁卒什麼弊，也不好回答。包公見他這樣子。曉得他尚未明白，又問道：「究竟湯德元因何監斃？」

劉知府聽了，還不知道，只得又將眾人口供說了一遍，包公道：「照你說來，這湯德元是真死了！本欽差倒要將湯德元出來與

你看一看。」說了，招呼差人傳湯德元。

兩旁答應一聲。不知湯德元如何出來？且看下回分解。